

網紅“郭老師”消失後

郭蓓蓓消失了，在引發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混亂之後。

混亂來得很突然。她祇是在南京夫子廟的如家商旅酒店坐了半小時，就發現酒店外圍了一群人。人越來越多，堵住了景區的路，甚至有人擠進了酒店大廳。

郭蓓蓓在後來的直播中回憶，對於這場意外出現的交通擁堵，去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都不明所以。“你是誰？”“你是幹什麼的網紅？”警察問她。

她是一個來自河北滄州農村的女孩，在現實世界裏，很難把她和網紅聯系在一起。她的粉絲來自短視頻平臺，在那裏，人們更熟悉的名字是“郭老師”。

她相貌普通，鏡頭前常不在乎體面：不化妝，頭髮凌亂，衣着隨意，會聞襪子，聞腳，罵臟話。她表演吃東西、跳舞，更多的時候祇是和人聊天。有人覺得她是“一個粗俗奇怪的女人，一切不好的詞都可以用在她身上”。她“表情猙獰”，“長着一張會吃小孩的臉”，很邋遢。你永遠想象不到下一秒她會在直播間幹什麼，大叫，大哭，罵人或者側身放屁。

9月2日，她的賬號被全平臺封禁。在此之前，她在短視頻平臺有700多萬粉絲。自成一體的“郭言郭語”已在年輕人中流傳很久，甚至有人在網絡上參加“郭語四級聽力考試”。

她很少在線下出現。發生在南京的那場混亂，是她今年4月25日去南京旅遊時引起的。那一天，有大學生從學校坐了一個小時地鐵，就為了去看她一眼。地鐵站站滿了慕名前來的人，酒店後門口水泄不通。有粉絲在簡易的褐色紙板上寫着“耶斯莫拉”（“郭老師”發明的語氣助詞），畫了一顆心，高高舉起來。密密麻麻亮着的手機記錄了這一刻，人們高喊着“郭老師我愛你”，并在有身影探出酒店窗戶時發出一陣尖叫。

造成交通擁堵後，“郭老師”和家人在警察護送下從酒店後門離開，連夜坐了7小時的綠皮火車，回到河北滄州的老家。“彌補南京的粉絲，一人買五包辣條。我給大家下跪，我很害怕，（萬一出事）我這條狗命都賠不起，你們都是非常金貴。老鐵們都散開好嗎，咱們該吃吃該喝喝，咱們買點麻辣燙。”她在視頻裏說。

郭蓓蓓出生于1994年，這讓很多人難以置信。她身材偏胖，皮膚不白，臉型較寬，眉毛很淡，法令紋明顯，嘴角總是向下。她激動或逗趣時，一邊把眼睛瞪得很大，一邊上下左右挑動眉毛，在眉頭處造出兩道深深的皺紋。笑或尖叫的時候，她會張開大嘴，伸出舌頭，眉眼擠成一團。

她用行為和語言上的出其不意來制勝。有時候，她突然搖頭晃腦，加大音量，像在歇斯底裏地吼叫。

粉絲們熟悉她的話語，並將其稱為“郭語”。這是一種“郭老師”自創的聲調，把草莓叫作“cumei”，獼猴桃叫作“獼hotel”。變音沒有章法，全憑她隨意發揮。有模仿的人說，“祇能學一種感覺。”一批研習郭語的自媒體冒了出來，取名

“郭語高級研修班”“郭語專八”“郭語永遠年輕”。甚至有人在總結“郭語2021年最新詞匯”。

黃園園在北京某高校讀研究生，她說，班裏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熟悉這個“小語種”。她在生活中常冒出幾句“郭語”，“能一下拉近你跟別人之間的關係。”做課堂作業時，他們小組5個人，3個人都愛“郭老師”，於是他們把她搬上課堂，對“郭老師”發布的視頻進行了量化的內容分析。

韓一毅是南京大學計算機專業的研究生。兩年前，他被這個網紅吸引。有次吃飯，他把“郭老師”的視頻拿給朋友看，朋友有些不屑，“這啥玩意兒？”“你看10秒再說。”10秒後，朋友被逗笑了。

因為喜歡“郭老師”，韓一毅在2020年春天注冊了B站賬號“今晚郭老師脫口秀”，發布“郭老師”直播的錄屏，偶爾進行二次創作。那幾個月，他每天都有五六個小時花在“郭老師”上。

一個粉絲說，“郭老師”的視頻，看完了都不知道看了些什麼。作為資深粉絲，黃園園至今也不能完全聽清“郭老師”的話，要靠評論區的“翻譯”。她承認“郭老師”的視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似乎所有內容都是隨手拍的，“無論吃喝拉撒都要拍一段”。

一位粉絲形容自己的笑點常是“郭老師”“陷入無意義”的時候，比如重複說什麼，或者突然大喊，總之，是“大家都覺得這人瘋了”的時候。黃園園的室友也是“郭老師”的粉絲，她覺得在“郭老師”身上能看到一種本能欲望的宣泄：不高興，要齜牙咧嘴，看到美女，會心生妒忌，背後說壞話。“這像回到小時候兩個小孩過家家，把你帶離社會環境，讓你單純看到一個人的原始狀態。”

有粉絲總結，喜歡“郭老師”的，大多是年紀小、喜歡追捧潮流的青少年，和經常在夜裏反省自己、生活壓力很大的成年人——像“夜空裏起飛的貓頭鷹”，這位粉絲如此形容後者。她說看“郭老師”搞笑視頻時，“腦子裏面就祇有好笑的、幽默的東西，沒有亂七八糟的東西了”。

那種放鬆是短暫的。“視頻看完之後，該‘卷’繼續‘卷’。”韓一毅說。他如今在阿裏巴巴的研發部門實習，寫代碼，同時為了秋招做準備。雖然公司沒有要求工作時間，但如果按時上下班，工作是不完的。他自覺每周祇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就在家躺着，“不會想動，太累了”。公司裏，同事們連吃飯的時候都在討論工作。

他其實很喜歡自己的專業，但時間長了，他覺得現在的生活早已不是由興趣，而是由壓力驅動的。研究生入學之後，他就意識到生活產生了一些變化。能夠暢聊的朋友很少了，和身邊的人更多是競爭關係。“大家雖然表面上都嘻嘻哈哈，但在私底下都很努力，誰也不想輸給誰。”他每天待在實驗室裏，和同班同學交流不多，而實驗室也常常是安靜的。導師的項目、實習、課業，他總是同時有很多事要做。他每天一個人吃飯，每周向導師匯報項目進展。最忙的時候

一天睡5個小時，很少在晚上12點之前睡覺。壓力大的時候，常常不想搭理任何人，感覺腦子不靈活，轉得很慢。

壓力最大的那個學期，成了他看“郭老師”視頻最瘋狂的時候。

“我不享受這個過程，因為真的挺累的，但是沒辦法，可以說沒有選擇。”韓一毅說。沒有選擇，是因為他感知到周圍存在的激烈競爭。“你按部就班地走，其實就是落後的。”有人問他想做點什麼，有什麼心願，他第一時間想到的，也是“學習工作上的，能讓自己變得更好的事”，比如去學點什麼新東西。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讓自己在這個評價體系裏顯得更好。而韓一毅想到，“‘郭老師’確實是一個不在這個評價體系之內的人。”“郭老師”給他帶來的快樂，幾乎是成本最低的。“每次都能笑出來。”

據第48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總規模10.11億人，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8.88億，占網民總數比例的87.8%。有自媒體介紹“什麼樣的短視頻最容易火”，名列第一的是創意搞笑類。韓一毅喜歡的網紅多是搞笑類的，除了“郭老師”，他還會看抖音上做反串的博主。

網絡上，不少網紅模仿郭老師的直播風格，成為“郭門弟子”，“郭老師”消失之後，黃園園就看看這些“弟子們”的視頻解悶。

生活在“評價體系”之外是什麼感覺呢？李江帥知道。19歲的他剛從一個中等專科學校考上大專。他2018年就關注了“郭老師”，那時候，“郭老師”在網上還叫“愛吃食物的女孩子”，粉絲量祇有1萬多。李江帥14歲起就與短視頻為伴。那是2016年，他擁有一部家人淘汰的智能手機。最初他玩快手，2017年，他又成為抖音較早的用戶，8位數的抖音賬號是他網齡的證明。家裏做蔬菜批發，父母常深夜兩點多出門，對他管得并不嚴。

他沒想着“讓自己變得更好”，他“祇希望搞錢就完了，感覺有錢最重要”。看見快手上有人說，“高考給你760分，你這輩子也不一定能掙760萬元。”他深表贊同，“大學生還不如農民工掙得多呢，有的工人一天還掙1000多元。”

生活在距離“郭老師”老家40多公里的縣城，他覺得“郭老師”和現實中的家鄉人非常相似”。他看到過視頻裏“郭老師”和愛人去苞米地裏撿玉米，這讓他感覺很熟悉。

他覺得，2019年後，“郭老師”粉絲數量暴漲，視頻風格也逐漸保守起來，他有時覺得沒意思，就轉而去看看聊聊——一個小眾直播平臺。在那兒，李江帥看到遠遠比“郭老師”更低俗的內容。

直播房間24小時開放，裏面有表演人，主持人，晚上也有人盯房，“陪着這群人玩”。那時他在中專讀書，看直播會看到午夜零點後，有時看到兩三點。李江帥看到經常有人花錢“點活兒”。不到1000元，就可以隨便挑個網吧機號，讓直播間的演員去“把那小子暴打一頓”，或者讓演員吃50個雞蛋，喝一

桶豆油，喝20瓶牛欄山。“反正錢數一點點往上漲，越看你喝不了的時候，給的越多。”看這樣的視頻，李江帥會“嘎嘎笑”，“有一種吃瓜群眾的感覺”。李江帥還花錢看過色情直播，這類直播需要門票，入場後，可以看到女主播裸露的身體。

一個30多歲的表演者有糖尿病，一次，直播間有人出錢讓他喝酒、吃冰糖加可樂，最後這個人直接進了醫院。直播間的“大哥”們繼續說，“給你3000塊錢，再推兩針葡萄糖進去”“買兩串冰糖葫蘆吃進去，就再給你1000塊錢。”那一次，“把那小子真整急了。”

李江帥聽說，很多這樣的人身體會留下後遺癥。看到直播裏把人鬧進了醫院，他會有點害怕。但在那樣的時候，直播間游客的反應是：“哈哈”。

“網絡確實可以改變你。”因為經常看見主播、游客對人或罵人，生活中吵架的時候，一些很臟的話就從李江帥嘴裏跑出來，“誰都罵不過我”。他形容那些游客說話是“想象不到的臟”。那種罵人的話，“看一遍還想看，學了還想學。”他甚至已經認不清楚自己是什麼樣的性格了，都是“模仿別人的性格”。人家做什麼，他也不自覺就那樣。

他不喜歡這樣的改變，覺得這樣“不正常”，“三觀不正，沒有底綫”。他意識到互聯網上罵人祇是一種表演，那些人現實中不會這樣。他也習慣了直播間的謊言，有人說自己胳膊折了，有人拿個假小孩說得癩癩了，這都是為了“求求好心人”打賞。現在生活中，哪怕朋友對自己是真誠的，他背地裏也總想，這人是不是兩面三刀呢。

剛剛大學畢業的杜明濤曾寫過分析“郭老師”走紅的論文。研究過程中，他對“郭老師”所引發的風氣產生厭惡。他覺得“郭老師”會“帶壞小孩子”。“在很多小孩子的眼裏，好像罵一罵人，就好多人都捧他，罵一罵人就能夠賺錢。”他看到“郭老師”經常說話帶臟字，還會對連綫的主播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在我看來她的正面影響遠遠小於負面影響。”他有兩個讀六年級的表弟，會常模仿網絡主播說出一些“爛梗”，亂用成語。雖然杜明濤知道自己成長中也接觸過這種文化，但“密集程度沒有這麼高”。

李江帥刷短視頻的時間比看微信更多，每天近5個小時。他也會感覺到這浪費時間，但“除了刷短視頻，也沒意思。”

除了和好哥們兒一起喝酒、打臺球，李江帥沒有別的愛好了。他不喜歡看電影，完整電影太長了，“沒有耐心”。而且有的電影看不懂，比如他最近看的《八百》。他一般祇是看看抖音上的電影片段。對打遊戲興趣也不大了，“打遊戲的話遇見的人太厲害了，贏不了，就會很無聊。”

曾有學生在直播間裏說想成為“郭老師”一樣的人，“郭老師”說，不要學我，我錢賺了，但臉也丟完了。但李江帥還是羨慕“郭老師”，“因為畢竟有錢了”。他想，真正有錢了，那些罵聲都聽不見，不在乎了。

李江帥總在琢磨怎麼賺錢，覺

得互聯網是個不錯的路子。他想過做網絡主播，因為“不用上班，比較輕鬆”。“他們很多人剪完視頻睡覺，躺着都能賺錢。”如果要做，他會做搞笑類主播，或者走“精神小伙”（網絡流行語，特指看起來社會氣息重的土味小伙子——記者注）路綫。他甚至閃過做電商平臺的打假人來賺錢的念頭。“有人知道你這個商品有問題，就成心買完之後舉報。”

小的時候，他幻想未來，覺得自己“一定是個有錢人”。但祇會想到這兒了，賺錢之後想做什麼？“其實也不知道”。

9月2日，“郭老師”的社交媒體賬號被全平臺封禁。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姜申說，對於像郭老師這樣低學歷人群中的明星形象的研究和關注，在學術的語境中，或在主流媒體話語中是缺位的。

姜申覺得，面對那些沒能進入普通高中的低學歷人群，要考慮娛樂工業、娛樂文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對他們進行正向引導，給他們提供樂在其中的一片娛樂文化田野。“這個群體如果不好好引導的話，可能會與主流意識形態在審美上產生某種割裂，所以主流文化需要有一種對話的姿態來與新生力量、與亞文化溝通。”

杜明濤雖然也看搞笑博主，但他也愛看“何同學”、羅翔這些知識網紅。“何同學”本名何世杰，是北京郵電大學的學生，他深耕數碼科技方向，一則《5G到底有多快》的視頻播放量達2700萬。而看了5年短視頻的李江帥說，他不知道“何同學”和羅翔這些人是誰。

姜申說，對“郭老師”這樣的網紅，不能貼上“審醜”的標籤就一封了之，而要去了解“郭老師”的粉絲是什麼樣的人，“用一種全社會群體視角的視角去看待，有一種對話，有一種引導，這個可能是我們要往前走一步的。”

“就算不直播我也不愛化妝，我不愛美，就是扮醜嗎？”

“哎呀姐妹們不就愛我惡心嗎？你們也够惡心，咱們都是一樣的。”

曾經在直播間這樣為自己辯白的“郭老師”淡出了大家的生活。但黃園園說，“郭老師”會讓她想到老家農村的那些年輕的“殺馬特”，如果能見到她，她想問問她是如何長大的，想知道什麼樣的經歷造就了這她這麼一個人。

有位大學裏的青年教師留學期間喜歡上看直播，去年她回國內研究所任教，30歲了，獨居，“郭老師”的直播常常是她每個夜晚的背景音。她猜想，“郭老師”或許和她一樣“是個孤獨的人”。

而一個經常感到“抑鬱”的粉絲最好奇的是，“郭老師”過得真正快樂嗎？“聽說她之前生活不如意，遭人冷眼，通過直播她真的火了，有一定的經濟收益了，她現在快樂了嗎？”如果還能見到“郭老師”，李江帥想不到什麼問題要問，大概會跟她一塊拍個短視頻，分享到朋友圈。“炫耀一下。”

（文中黃園園、韓一毅、李江帥、杜明濤為化名）

地窖囚禁性侵未成年少女，罪犯龍喜和被執行死刑

2021年9月28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達的執行死刑命令，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將罪犯龍喜和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死刑。

法院審理查明，2019年2月13日，龍喜和駕車搭乘路邊等車的被害人（未成年人），在其上車後產生

囚禁强奸歹念，遂採取捆綁、封口、麻袋蒙面等手段予以暴力控制，將其鎖上鐵鏈囚禁在事先修建的自家地下室長達20餘天，期間以槍殺、電擊等方式進行恐嚇，多次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

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龍喜和違背婦女意志，採取暴力手段強行

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其行為構成强奸罪，違反國家槍支管理規定，非法持有仿五四手槍一支，其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龍喜和强奸手段特別殘忍，情節十分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予嚴懲。

2020年3月19日，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龍喜和犯强奸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非法持有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宣判後，被告人龍喜和不服，提出上訴。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二審審理後，裁定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將對被告人龍喜和的死刑裁定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人民法院經依法復核，核準對被告人龍喜和的死刑判決。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在執行死刑前，依法安排罪犯龍喜和會見了近親屬，充分保障了被執行罪犯的合法權利。